



旅軒集

~ 16
2367
2

三十一



和
2367
7-2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辭吏曹參判疏 戊辰四月三日

伏以臣從前欺負之罪積矣猥以無狀蒙被 隆恩曾未
有絲毫之報效老而不死猶得容存於 大化之中以至
于今日者無非 天地父母之洪澤也然而當此 國家
多變 君上連憂朝廷不安四方恒騷之日一向冥頑自
分老棄齷者無聞蠢然無知非獸非禽不木不石而其無
人事乃至如此也身雖瀆死尚未入土則微有知思之不
盡昧者豈得自安於食息之頃乎每思一裁短 疏畧陳
微悃以伸葵藿之誠而又慮區區陳達懼涉瀆撓既草旋



傳者屢焉致忱無路恒惕若莫自容矣今者 謹罰不及
恩命特垂乃是千萬意慮之外驚惶感激矇眼自淚冥
暇敢以非分難承毫敗癘漸為之言哉即當竭力蓋氣不
計顛仆必須伸謝于 闕下而退直是分義之不容已者
也此志不可易矣而顧臣自上年秋右脚瘡爛浸淫漸染
百藥不痊經冬過春愈甚愈苦坐立屈伸莫能收運今雖
欲振奮就路決不得以有動則臣之憫鬱又復如何哉凡
人言病或在未劇而慮其將劇或已向愈而慮其復重者
有焉臣之此疾雖在肢體最妨行動痛若刺割苦不堪忍
如不至於此劇豈敢言病於此時乎今臣方在臨木之齒
復何敢偽疾曲託下自欺心上欺 君父哉臣積罪之中

又當此罪臣之情事曷得以盡 達哉伏願 聖慈燭憐
莫伸之情 命改 除授之職公義幸甚私分幸甚臣不
勝 瞻 天望 極伏地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病不就 召疏 已巳閏四月十二日

伏以臣今則窮老極漸已到十分地頭瀕死待盡無復掛
念人事矣何料 恩召乃及於千萬分外哉臣驚惶感激
扶病出穴北向拜稽盥手拭目奉讀 旨辭則句句字字
發於 至衷溫諭敦教實出尋常萬萬比非臣庸陋所可
得以承當者也臣不知不覺感淚自垂伏地懸忱仰天嘯
嘻而已臣丁卯賊退之後病不得奔候于 闕下其後屢
聞逆變尚不趨赴至于上年之春意外 職命反加於積

罪之餘申之以 台命而又不能就謝則譴罰不及既所
未安矣今此 異眷之垂豈非瞻聆之恠哉 殿下寬容
之德天地如也所不敢測焉以臣無狀其何得冒進當之
哉况臣方在癡顛荒妄之中乎臣見古之人或在老者之
齡其人事有不減者常以為老人氣力雖衰精神則尚完
故然也今以臣身驗之前所料者妄矣豈非稟氣不同而
為老亦殊也哉臣聾不聽言矇不辨面應接稍煩則心熱
便作對人久坐則神魂眩遁昨日之事今日不記一家之
人有忘其名平昔見聞百無一憶白晝之下昏睡過半欲
自收拾茫如捕風如此而可以齒人於稠中乎况得以進
退 朝端出入 階墀乎臣猥蒙前後 恩數豈特丘山

之隆疊哉今者朝夕當盡頓無餘日則一端未灰之心圖
所以報答萬一者百思無其路矣只願未入地之前復作
匍匐才進一仰 天顏而歸死臣之情也居然莫遂至於
承 召非一再而莫之能就焉則一父溘然其得瞑安於
地下乎人之老而死者理也非所恨也而其生也莫盡其
當盡之道則其死也豈不為永恨哉生得為人莫此幸也
而虛度一生復無可俟則到老之傷有可量耶以臣蟻蟻
之生其生死不足為有無而既迫就木為所歎悔者尚不
自勝况惟人君責天地臣民之托為宗廟社稷之主其負
荷之重事業之大何可與常人恒業同日言之哉其所以
自益者果能如古昔帝王之事業則誠無憾矣如或不能

及時圖治大其有為則竟至晚暮雖深悔嘆亦奈何哉今
我殿下建撥亂反正之功致奮邦維新之慶者七歲于
茲矣已往之前則餘孽屢變外寇乘隙無歲無以撓焉固
知殿下應變不暇其於出治之大本經邦之大業有難
專意矣今則西虜欽亮不敢再肆南倭輸忱方願納款
國家似將為少康矣殿下若於此時立定脚跟刻意
向上心帝王之心道帝王之道諮詢元老講論群賢改奮
圖新頓綱振紀使之萬日畢舉則何事不立何業不就乎
宗社之慶臣民之福盡在於此而永為無疆之休矣何
慮乎晚暮之悔嘆哉可以觀德於廟者當在殿下也
旨中有無濟於式等語此豈愚劣老荒者所可擬議哉臣

伏想殿下於帝王大業非不有志而莫之克副故片
言之際亦及於此也嗚呼博施濟衆修己安民堯舜其猶
病諸則此豈可易言哉然而人君不以此為志則便是左
馳矣此事殿下固不可不須於臣隣而臣隣之用是道
輔弼者惟在殿下之自盡而已夫所謂大本者居敬立
誠是也敬者親道理聚萬善基百福之至德也誠者通天
地格鬼神動變化之至道也敬久則誠非二德二道也人
君所居者此敬所立者此誠為之主宰為之根柢則千邪
自絕於內外百偽莫容於遠邇不賞而勸不忍而威乎感
之應自無待於聲色之末也舉朝千官各思效職誰敢有
愆之度日四方黎氓風行草偃孰敢有作奸梗化者哉其

機正在今日 殿下之一心也如其用功之要先儒言之
詳矣 遂臣講之熟矣亦不在一心之外也戒慎恐懼惻
怛懇篤等言其法也伏願 殿下幸毋以老言為迂遠
而果有以 體認於獨知之地施為之間則必驗且言之
非誕矣臣少無學術老無事業上不能報 天地父母之
恩下不能盡心身性命之理實嘗自傷自憤於身者如此
而今於 召命之下又不得趨造重負 恩寵則顧無非
毫廢之致也大馬之誠周由仰伸遂敢以及此時進德修
業之意先之又以居敬立誠之說繼之伏為 殿下以致
丁寧焉臣不勝瞻 天望 極惶悸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 旨後又疏已也五月初十日

伏以臣屢被 召命莫得趨就前 疏陳達實出於情勢
之不獲已也而身雖瀕死猶存未死之心拜 疏以來重
負 天恩如無所容自不得著席寢息味甘藜藿矣至復
有 恩此之降尚仍不置之 命臣伏觀 旨教溫眷踰
涯 寵獎出分寔非尋常庸陋者得萬一承冒者也設令
稍存人事不甚老敗少有著惡之端或未盡泯則誠不敢
致身自當況此澌委昏荒全無人事者乎 殿下謙德則
每曰誠薄謂臣癡伏則至曰固辭此臣惶懼尤深措躬無
所者也臣則既自以無人事之實狀 籲達無隱而 聖
上優容之教則有若加之於有人事之人焉此亦臣始於

自欺遂欺人欺世以至於上欺 聖明者有素故今此謬
者特垂於垂死之日也臣之罪到此而極矣况何心就
當分外之 寵乎但竊自念臣以此無狀積被 殊恩異
渥未有消埃報效而前路已窮則惟於入土之前必復一
番前進復仰 天日之光而歸死乃臣宿願故即於 拜
旨之下不敢復顧魚恥復料顛仆直欲扶漸撥昏指期戒
行者既有日矣而不復不幸未及出路舊疾劇作心目昏
眊莫能自定腰背硬痛莫任屈伸雖思收攝取復繼言連
夜而不見蘇減決非朝夕差歇支堪跋涉之勢也臣之此
疾少用思慮強所不能則發焉從前為患屢矣蓋是稟氣
虛弱乘耗作劇憑暑暴發者也臣之 陳病非止一再回

知復此言病之不敢而勢無可奈何矣臣之今日情事當
作如何哉今臣犬馬之齒七十六矣古人所謂老與病相
期者理也而其為區區之情則豈容自己哉醫云風眩麻
痺之疾沉洗椒泉則或見微驗本道之內有井數處臣擬
及此夏載投試浴或免殞盡於時月之間則尚庶幾獲遂
宿願即臣之計也臣不勝感激惶悸委伏瞻懸之至謹昧
死以 聞

進言疏已巳九月

伏以臣在本歲之夏重被 恩召自以老耄敗廢斯之甚莫
得趨 命其於陳病之際敢 達沐浴椒井之意則 聖
批有沐浴後上來之 教矣臣不量窮衰果往試浴而氣力

虞之膝理枯涸不見微效徒加損敗駭身歸穴無計振作
顧惟所承之命銘在心上撥復收攝稍可運動須及未
寒之前撥昏扶庸致身闕下一謝積息小伸宿願又
是自計也而調經弄朔蘇息無期勢窮至此莫可奈何則
委伏沉鬱而已設令臣致得身於闕下肢體痺寒難涉
階墀形貌陋醜不可側列龍閣既固莫聞天語齒牙
脫落言不成音精神既去語多顛錯矣將此塊土朽查安
得有人事於天威之下哉臣百思千計報效無路身既
莫進情不自抑敢憑蒼言圖露微悃伏願殿下試垂察
焉我國家雖僻在海東其風土之羨山川之秀本非荒
裔他服之比而中被箕子疇施之化俗有禮讓敦正之習

故稱之曰小中華或謂之東魯者素矣中國未嘗夷視
而輕待之隣域不敢不慕尚而納款焉又自入我朝以
來列聖世承積德闡化守藩盡職所以取重於皇朝
受恪於戎倭者尤非前代之所及矣不幸壬辰之變舉國
蕩殘而島夷始有猾我之心丁卯兩西之敗斂手莫敵而
奴酋又有侮我之心既經兩敗自立無勢策歸羈縻惟權
宜苟且之是事而皇朝亦稍有不滿不重之意雖加優
容不形譴責竊審其禮遇之施則頗不如前此豈非本
國之恥也哉當此時勢為我國君臣上下曷容恬然自
如不知所以深憂遠慮危懼振奮之道哉若於此隙不自
為樹立之大計永固之長策唯曰西賊已退伏矣南氛已

息靖矣 中朝時無譴責矣幸其內外之無驚姑息之小
安而遂皆解心縱意有若太平之世玩愒時日無所刻勵
則不但不料之患或萌於無形安知奴虜無厭之欲倭寇
不測之謀猶敢磨牙鼓吻於南北以俟機哉况我 國之
得為國於偏荒綱常倫紀之得不紊禮樂文明之有可觀
者無非 中國父母之而予視之賜也前後出兵垂救於
急亂至今使之舊邦之維新則其為恩眷之隆深果可得
以際涯之哉今若視我委靡之勢便有輕之外之之意而
減殺 垂恩之典不若前昔之子視則我 國之不幸為
如何哉然則轉移振奮之機正在於今日而所以轉移振
奮者亦非有異術唯在盡道自立而已所謂盡道者亦不

過曰立心以誠也修己以敬也作事以正也出政以公也
立心以誠而心之理得也修己以敬而已之理得也作事
以正而事之理得也出政以公而政之理得也理之在我
者無不得焉則應之自外者無不順焉以之事天地則天
地祐其德以之御臣民則臣民服其化以之事 上國則
上國信其義以之待隣域則隣域孚其誠此非 國家所
以能自樹立之大道永固之至計乎然而立大道達至計
者豈可以尋常意慮而克辦哉夫其止其止繫不卷桑者
人君休否之德也君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者人臣
致義之道也危者安其位者也止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
其治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止治而不忘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安而忘危則失其安存而忘亡則失其存治而忘亂則失其治况非安而以為安僅存而以為存未治而以為治不為之改舊圖新則其能免於危亂及亡者有幾哉君曰元首臣曰耳目股肱人臣既作耳目股肱於君父則固不暇身其身家其家私其私矣若不能忘其身則必不能盡心於事君不能忘其家則必不能盡心於輔國不能忘身不能忘家而繫其心於私焉則其所以事君輔國者皮毛而已尸冒而已必未有能出於血誠者也如此而能建內修外攘之業者乎故臣之所望於殿下者不忘危不忘亂不忘亡也所望於在朝諸賢者能忘身能忘家而能忘私也人君能有此三不忘然後

乃可以盡君道也心豈容不誠身豈容不敬事豈容不正政豈容不公哉人臣能有此三忘然後乃可以盡臣道也其愛君者豈容不忠其輔國者豈容不職其奉公者豈容不盡哉夫以殿下之聖明豈不知為人君之道聖帝明王之所心所德者哉以滿朝之諸賢亦豈不知為人臣之道宏輔碩弼之所責所業者哉然而國勢之日卑世道之日降至如是矣則臣恐殿下之於三不忘有或忘焉羣賢之於三忘有或不忘焉殿下苟能先盡實德常若顛危亂亡之在前則羣下孰不一心同忘於有身有家之私意哉然後本立而道生道盡而業隆矣不如是而求苞桑之固望盤石之安者乃是惡醉而強酒却步而圖前

也夫其當不忘而不忘當忘而忘者須皆出於性情之正也臣既言及性情請以子思之教敢申其說焉中庸以致中和為位育之道焉夫中也者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此心之體有立而虛靜光明無所偏倚之謂即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喜怒哀樂之已發也此心之用流行而各中其節無所差謬之謂即天下之達道也然則中和不過為吾人此心之性情也而其能致之效至於天地是位萬物是育則其不致之應亦必至於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子思雖止舉喜怒哀樂之四而七情之愛惡欲皆在其中矣又雖止舉極功之位育而其間庶績之幾百應之順皆可知矣即一心性情之上而凡為人德行事業其得失成敗之變

吉凶禍福之應未有不機於此焉則恒人尚不可不謹於此心性情况人君之性情其所係者為如何也伏願 殿下須於不覩不聞莫顯莫見之地常加存養省察之功其在未發之前必戒懼之曰無乃此心有所偏倚乎一有偏倚則敬以直之其在方發之際必審慎之曰此情無乃有過不及乎一有過或不及則義以節之必時時顧諟念念加察有以立夫天下之大本有以出其天下之達道則雖天下可運於掌上况一國乎夫位天地育萬物不獨有天下者有是事業國焉而有一國之天地萬物家焉而有一家之天地萬物至於身焉而亦有一身之天地萬物然則所謂能事極功者實皆人人分內事也而特其事業之大

無大於人君耳箕範所謂蕩蕩平平正直之道無不在是而皇極之建九疇之用即此理也能體此理之謂道道固不可須臾離也而雖在搶攘顛沛之間急遽困頓之頃此理之外無復有回天激人轉禍為福之道也臣之所陳固非出人離衆奇異之策也實皆 殿下與慈儒所夙講說者也顧治亂興止所係之要曾不出此而政教風化之原舍是心無以為說故不嫌迂遠冒 達空言伏願 聖慈矜察焉臣不勝感戴瞻懸惶悸震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請寢 追崇疏

伏以臣逢 國家再造之運蒙 聖慈特垂之眷獲保餘齡存伏窮巷知晝夜寒暑而延活者實維 天地父母之

賜雨露之澤日月之光也身雖垂死猶未入木一息靡絕之前何敢忘罔極之恩烏得已無窮之誠哉顧臣老窮澌頓自分歸盡曷能有報效計我頃憑道路之傳獲聞 廟堂有追崇之議 朝廷有不可之爭端臣竊以為主上聖智天出規模宏遠其在凡事必皆講究義理考諸帝王而不謬參諸輿論而歸一然後舉而行之則乃於大事豈有 徑情直行之患哉比又竊聞 殿下有奏請使擬出之 命則臣之老聞亦不得不為之仰虞焉夫我舉國臣民之所望於 殿下者莫不以帝王之道德帝王之事業故其於一政令之出一舉措之間咸期於至道至德之不憊焉况此 追崇之舉非若尋常行過之一事也必

須上聞于天朝便當觀示於天下致禘在廟之列聖垂法後來之百王其關於道理者如何也此事在殷以前雖以始受命之君未之有矣夫以舜禹湯之盛德大孝所不敢追崇者以追崇無道理故也所以自盡者宗廟饗之而已其所以宗廟饗之者以其起身為天子無所壓屈故得伸其情禮者也至周始有追王之典而周之三王其所追崇之者非專以武王之功德而上及之也周之王業實基於三王之世而武王之受命則即因其垂成之業而就承之矣其為道理安得不為之追崇其所本哉惟其所追王者乃其王跡所起也此與殷以上帝王之所以為帝王者異矣然則非有周三王之功德而用追崇之典者非

所當為法也定非周公之所許也今於 是命之下竊想公卿與三司必皆據經攷史推類比例為之陳列者當無所不盡 聖鑑亦必已的其當然之道理矣即就其大綱言之帝王家宗統體勢自有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而不可易者焉在天下則為天下之一人在一國則為一國之一人必須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緒位臣民之上應神人之托然後生享大名終入太廟此所謂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固不可絲毫加損於人為者也然則生不享大名而追加於既亡之後勢不踐大位而終入于 列聖之廟豈道理也哉子不得以私其親臣不得以私其君矣其可以用人情而容人力哉其為常經通誼者既如此此箇

道理之外不復有他道理則外此道理而為之說者皆其苟引牽合也其以 追崇為請者豈不以 主上有至誠之大孝故思以 追崇之盛成其孝又以 主上有無前之大功故思以非常之舉隆其功則其意亦出於輸忠之心矣然而致孝之道既自有定理隆功之義亦自有常分雖曰致孝而有違於定理則非所以致孝也雖曰隆功而有踰於常分則非所以隆功也不當崇而崇之則所以崇親者反以傷親也不當隆而隆之則所以愛君者反以傷君也可不懼哉可不慎哉其以 追崇為不可者亦豈不知 主上之誠孝而敢不欲成之哉又豈不知 主上之大功而敢不欲隆之哉惟其所望于 主上者乃是至中

至正至善至大之道故恐以 追崇一事有違於常經通誼而損 聖上光大之德來天下萬世之議也則此實愛君以德者也人之常情其或有顯親之孝在於恒人亦莫不榮之慶之喜悅慕尚之不已焉况於 君父而有其孝乎凡有血氣者孰不樂成其美哉設令此事之行有害於臣民有妨於邦家為臣民者不可以微害小妨而防 君父之大孝阻 宗廟之至慶今此 追崇何害於臣民何妨於邦家而敢為之不可哉惟其所懼者常經通誼之傷所惜者 主上至德之瑕也主 追崇之議者又以 宗廟稱位之闕為說此言亦似矣而其闕也非有意於闕之也勢不得無闕也勢不得無闕而闕焉則理或適然者爾

其何傷於正統之義哉光海以 宣廟之嗣君自不能君
幾乎顛覆 宗社而自取廢絕 主上以 宣廟之支孫
天錫聖武而撥亂反正直繼 宣廟之統緒則其間一位
之空勢不得不然而以孫繼祖即繼絕之常道也以
我 聖上繼 宣祖豈可謂之空哉凡以孫繼祖勢或不
得無者也若無其事何以有受國於祖或曾祖之文哉受
國於祖或曾祖者其有補位於太廟乎媿其為空而必欲
援八則豈道理之所順哉此所以 主上之誠非不至也
而受屈於大義所不敢自伸者也雖不敢自伸而克盡於
得為之分者乃所以終始其誠大義私恩俱盡其道而增
光乎 先業焉則夫豈有憾於 主上之大孝也孰不曰

帝王至中至正至善至大之道果如是哉且設此事果為
所不可得已之事竊恐此時非其時也 追崇自是邦家
豫大盛滿之致耀彰慶之舉也 殿下方持勞謙之德
為萬民之所服焉則姑當 益自恭畏益篤仁讓不可以
豫大自居况國中不可謂之全靖也 宗社不可謂之安
帖也隣敵不可謂之服戢也此皆為所未足於豫大之會
者也加以天災之示警時變之可虞悖俗之可駭者不
止一二則此正上下憂勤兢惕不暇自安之時節也其敢
有豫大之請乎 上國乎以此之時而上此事於 中朝
則中朝果以我 國家為寧靖之邦亨嘉之時而誠心
嘉許之乎此未可知也設或蒙被容許而得遂所請其不

為天下公議之所輕乎如或有輕侮之論作於一邊其不為國家之羞辱乎臣之賤料此亦在今日所當裁度也伏願 殿下平心虛已十分加思焉臣本以空疎方在菴荒其言何足為輕重哉而耳既得有所聞心亦不得無所懷敢忘僭越冒陳昏愚之見臣不勝瞻 天望 極伏地積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國葬未赴疏

伏以臣老無人事雖已累歲尚有一分未死之心其在瘡伏之中或有聞 國家之休戚區區寸情不得不為之喜真焉此豈非所性之天雖以老敗而不全泯滅也况今大恤之日耶在臣分義即當匍匐奔哭之不暇而身抱

暑濕重疾自無作動之勢焉擬竦此疾少間氣力猶可得以就路則必須於未即因山之前及伸微衷而退者次計也而菴岭之疾八易差難以至遷延今者得知 即遠已迫則遂敢卜日計行作氣雖穴而未及登路劇疾又作扶起旋仆莫省人事何敢望得達 都下獲遂郊哭之願哉勢既莫能作行則還委街巷北望號慟而已今 臣餘年既之前途已窮矣自念所以不忘德于 先王者固止此日畢餘誠于 殿下者亦止此日也而此日人事又不得以自致焉臣之此日心情曷容言 達 臣於是復無所效悃之地矣 臣聞古之人君有於亮陰之中克養至德建立大本畢竟以為祈天永命之道焉 臣之濱死之懇亦此祝也

臣臨路莫行不勝罔極之至謹昧死以聞

應 旨進言疏 癸酉十月

伏以臣方在瘞漸委伏之中獲聞 有求言 聖旨喻及
地方則身雖瀕死犬馬戀主之心有未死焉不得不驚動
感發急索旨文而睹之乃於本歲七月中旬之七雷震夜
作變酷于 殿內故自 上震驚遂下本旨也 旨中有
曰法宮正殿乃人君出治之所而無前之變遽降於此上
天深意必有在焉臣之竊慮亦以為上天深意必有在焉
豈是尋常往來之徒厲比也臣嘗見易經八卦中其有一
陽在二陰之下者即雷象故卦名曰震孔子繫辭及說卦
傳有曰震動也有曰雷以動之有曰鼓之以雷霆有曰動

萬物者莫疾乎雷據此思之震是天地所以作動萬物之
常道也仲春之月雷始發聲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則一歲
之中三時有雷而雷之行於春者鼓動其生意也行於夏
者鼓動其長意也行於秋者鼓動其成意也此豈非造化
之神功生成之妙機哉必有是雷然後鬱者開滯者作塞
者通倦者振頽者奮此無非作動之道理也然則今歲
殿中之雷乃是開何鬱也作何滯也通何塞也振何倦也
奮何頽也不于郊野山林而于 法宮之中不于外間亦
石而于 殿上之柱闈則今日天地之深意果似專在於
殿下也古人謂上天仁愛人君必降變示警則今日雷
變之作亦豈非皇天仁愛 殿下而然哉其有以驚震

殿下作動 殿下者無非所以仁愛之意也凡在人事其有當為而不為當行而不行當用而不用與夫當改而不改當停而不停當去而不去者無非鬱塞偏滯倦頹之為病也 殿下以為今日都無是病耶如以 聖旨中所舉十條言之亦豈是今日所皆無者乎以 殿下之聰明睿智何事不燭其利病何政不察其得失何人不鑑其誠偽哉唯是燭焉而不決其行止察焉而不決其舉措鑑焉而不決其取舍則當為者必有所不為而不當為者必有所為之矣當行者必有所不行而不當行者必有所行之矣當用者必有所不用而不當用者必有所用之矣其餘當改不改當停不停當去不去者未必皆不有焉夫如是則

至善何時而可止 盛德何時而可盡也哉 殿下反正臨御于今果為十一年矣其於十年之間 廟堂之謀猷 經席之講論大小人疏章所陳達者其為格言至論可以為藥石可以轉移機軸者果幾何歟其有以資格致之學益誠正之德補修齊治平之道資經綸弘濟之業者蓋無所不經於 殿下之心上矣 殿下每於陳獻之際必曰體念之矣必曰服膺之矣 殿下其果能體念所聞有所心得服膺所陳有所躬行者乎從諫如流聽言如轉圜乃帝王之美德矣 殿下其果有如流如轉圜之實德乎 殿下本有出天之資質其在平昔 龍潛之日所以為志業者當何如也道德事業必以聖賢自期又值昏朝

亂政凡所 目經而傷歎 心奮而慷慨者必不尋常矣
一自 反正以來即所以譖當把握者其不以至德極功
自勵於當初乎古人一日有一日工夫一歲有一歲工夫
則 殿下反顧十歲中所成就所辦得者以為果副 新
御日之初心而庶可以盡平昔之志業乎心法不法堯舜
皆卑也治道不法三代皆苟也孔子乾文言稱九五大入
之道曰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
吉凶吾 殿下所居之位亦吾東邦九五大人之位也所
責亦飛龍在天之化也 殿下所自以認驗之者其與孔
子所稱四合之道如何歟居其位有其責而不為之自盡
焉則皇天之示警 殿下者正有以也後世人君謂上天

高遠茫茫在吾人為善為惡不必察知唯其降災降祥皆
出偶然此所以不能修省終至於亂也然則今日之
變 殿下亦豈不自知其所以致之者乎猶必 求言於
中外者乃所以為以知問於不知廣求言之路取於善察
通言之大智也上天之於 殿下不以此時而降此變非
所以仁愛 殿下也 殿下若不因此仁愛之變而克盡
其反災為祥轉禍為福之道則上天之怒終必有不可測
者矣 殿下今日之慮亦豈不及於此乎夫其變災為祥
轉禍為福之道亦不出 殿下之一心焉橫渠張氏有言
曰陰氣凝聚陽之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此亦
本易卦而言也以人言之則心有理慾理陽而慾陰也事

有是非是陽而非陰也物有邪正正陽而邪陰也天地之道未嘗不與在人之道相為流通常必感應故人道失於下則天道應於上焉變豈虛出哉在心而慾必掩理也在事而非必勝是也在物而邪必抑正也則此皆陽道見閉於陰道者也天所以示警言以雷震者不以此耶况是變在宮殿之內耶然則在今日恐懼修省者別有何道哉只在乎心去其慾而一其理事去其非而一其是物去其邪而一其正而已理慾固有心之所自察也是非舉朝之所共達也邪正舉國之所共指也三者既得陽明之道則何患乎天心之不回後禍之不防哉雖然臨變自省何但人君哉凡在雷霆之下者草木禽獸莫不有動况在人乎凡

為人於兩間者莫不有其心焉有其事焉皆不可不為之恐懼修省况在 王朝而身代天工乎代天事者乎特人主主其道而居大位必須躬先修省然後羣下莫不為之奮發作振焉耳在今日如不有奮發作振之心者雖日日聽殷雷之聲夫何益哉臣當初聽 旨之日即思獻一毫言以輸葵藿寸誠而瘵疾方重不敢即為之 陳遼今且沉綿危劇不保朝夕則益恐終無一言而入地敢為之草陳垂死荒疏何足為輕重哉又豈合 特旨廣求之至望我要以自盡微忱焉方今 天兵幾撤虜情納款國家可謂之小康 聖上春秋亦及于中年此固正當奮發作振之機會也皇天示警適在此時故臣於是大有望

於今日焉臣就周易六十四卦中特取其震卦或居下為貞或居上為悔者十有六卦別為一冊上之以其震之為用此焉盡矣而實有切於今日應變之道故敢進焉伏願 殿下并垂察焉臣不勝瞻 天望 極伏地祝 聖之至謹昧死以 聞

十六卦排陳

○貞震八卦 震卦居下體故曰貞震

无妄 震下乾上

大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臣以為天道誠而已何妄之有王者法天其可有妄妄者違理之謂也茂對時育萬物者即王者无妄之天

道也 臣就竊思之災或有无妄之災卦之六三是也災有出於人事之失則非无妄也而如或譖之為无妄不修其弭災防禍之道則終必至於不可救矣若其弭災防禍之道不外乎事事一循天理動而健者是也

隨 震下兌上

大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臣以為孔子取澤中有雷之象止曰嚮晦入宴息夫隨時之義大矣卦初九之官有渝貞吉九五之孚于嘉吉即隨道之大也豈但嚮晦宴息而已哉且雷在澤中則雖在嚮晦宴息之時不可無戒懼之義焉

噬嗑 震下離上

大象曰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臣以為卦中九四一爻作梗於初九上九之間此願中有物之象也必須噬去之然後噬也噬合也凡居間作梗之物隨處不能無焉在心則私慾在朝廷則姦凶在國家則寇賊若或聽其作梗而不早噬去之則畢竟必為巨孽噬嗑之義大矣

震震下

大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臣以為應變之道實具於恐懼修省四字之中焉恐懼則心一於正也修省則事一於正也心與事無不一於正則人之道於是乎盡矣雖曰恐懼而恐懼之心有或

弛焉則心不能一於正也雖曰修省而修省之道有未盡焉則事未能一於正也是何足以體聖人之訓而盡應變之道哉

益震下

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臣以為見善必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必改則可以無一身之過遷善而至於盡善改過而至於無過則天下之益孰大於是乎

屯震下

大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臣以為屯是草亂無倫序之謂也經綸者乃是立經陳

紀建設機軸之事業也創業之君每乘此勢焉世或中
衰朝經昏亂而若有撥亂反正之主方舉中興之業則
其勢亦無異草創當是時所以為經綸之道者豈可以
尋常功力而圖之哉然而創業之君則身在起事之初
故其所以奮發作振者不待勉強而氣力方專矣若夫
中興之業每在中衰之後故必須克辨非常之力量然
後乃可以有為也且恒情漸不如初矣以一日言之其
在日午以後為百業者莫不有懈意生焉以一人言之
其在中年以後血氣始衰逸慾易萌凡所進為之志必
怠焉此甚可懼之時節也然則中興事業不倍其功力
而能致其大亨貞乎

頤
震下
艮上

大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臣以為取頤象而立訓故以之之道在於慎言語節飲
食慎言語節飲食無非所以養其德性也然則一言語
一飲食其可不謹乎人莫不有自養與養人之道焉養
之之道固皆以正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其不在是
乎

復
震下
坤上

大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

臣以為雷在地中為復則冬亦不為無雷但未出地上

故不聞也先王之所以閉關息旅者養其未發之微陽
况在吾心之陽德其所保養之者當如何也孔子曰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即生物之心也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故陽盡於上則必復於下不然物何得生生
而不窮乎人莫不有是德而體天地生物之心者即人
君之道也能起其當復之機而無所不復則天德王道
自不外是矣卦之初九曰不遠復无抵悔元吉人非聖
人孰能無過哉顏子亞聖也而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
但其纘知之便能改之不更萌作此聖人特許以不貳
過者也嗚呼過而能改則何憂乎弭災應變之有不盡
乎

○悔震八卦 震卦居上體故曰悔震

大壯 乾下
震上

大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臣以為天下之壯孰大於剛健之動哉剛健者未有不
正而能剛健也此卦之所以取象者是也君子果能非
禮弗履則所立者天下之正位也所行者天下之正路
也千邪百妖安有干其間哉臣又見繫辭下傳聖人取
雷在天上之象以為上棟下宇之制此宮室之作所以
始也然而大壯之壯豈壯麗之謂乎大堯之茅茨土階
大禹之卑宮室非不見此卦而然也然則後之役志於
土木者亦不可以不知此義也

歸妹 兌下震上

大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臣以為卦以歸妹名之者特取其交之最深者莫過於歸妹也若君臣之交朋友之交亦豈非交道之所在乎其交也以道然後可以有終而無敝矣終焉曰永敝焉曰知此不可不審其交道者也

豐 離上震下

大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臣以為豐大之道孰踰於聖賢事業王者事業乎其所以致之者非明與動相隨則能之乎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卦初九曰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

尚此致豐之道也臣竊觀獄刑之作未嘗不在於豐大之世在唐虞誅四凶大禹戮防風周公罪三監此非豐大之世乎惟其折獄致刑之道不出乎明與威故聖人特言之刑一人而千萬人懲焉則折獄所以斷天下之獄致刑所以期於無刑也此豈非致豐之要道哉卦辭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蓋其可憂者在日中之後則豈非過盛而致憂哉聖人示人之意深矣

震 震上震下

大象曰

說在貞震之下臣又復思之卦之貞悔皆震故曰洊洊是重震之義也夫之所以作動萬物者固自不一而止

也則人之所以恐懼修省者亦不可暫焉而已也其在
凡災之遇無非恐懼修省之必致焉况此震變乎造化
之有雷八卦之有震重卦之有雷豈非道理之不啻已
者哉

恒巽下
震上

大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臣以為恒者不貳之謂也天地間事物若失其常道而
有貳焉則無可成之理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生生之
化未嘗或息也至於一草一木皆有恒道故必皆有其
結實一鳥一獸亦皆有恒道故無時不產育焉况在吾
人而不恒則其能有所事乎然而立不易方者非偏守

執一動者常動靜者常靜之謂也必須動靜相須屈伸
有時然後恒道立而百業成卦彖傳曰日月得天而能
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久於其道而化成非王者之事業乎

解坎下
震上

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臣以為嗟嗟之象曰明罰勅法豐之象曰折獄致刑皆
所以致嚴於刑法也至解之象則曰赦過宥罪蓋當嚴
必嚴當恕必恕而明威嚴恕之道並行而不背者也如
或偏於嚴而當恕不恕偏於恕而當嚴不嚴皆非用中
之道此豈非人君之必重必慎也哉

小過 艮上

大衆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臣以為道未有過焉而可者也而惟行之恭喪之哀用之儉三者則過亦宜焉雷作於山上而山自若焉固以恭之過無損於德也哀之過無損於孝也儉之過無損於道也聖人取小過之象而舉三德為之目其旨深矣

豫 坤上

大衆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相考

臣以為作樂象雷之在上也崇德象坤之在下也蓋作

樂崇德在帝王事業為終條理也若無德可崇則徒樂何須作乎必也道行德立治定功成然後方可作樂以崇之也不然則鍾鼓管絃而已何可謂之崇德哉

臣伏見易中以八卦加於八卦之上為上下二體者凡六十四卦通六十四卦而為三百八十四爻也聖人隨卦隨爻皆有所繫之辭焉何卦何爻之辭有非至訓哉今者求言之旨實因震變而降故臣止取震卦之為貞為悔者并十六卦別冊排陳而並上之蓋以天地有震之理易卦象雷之義都不外于十六卦之中則震之為性為情為道為德無所不該焉安知夫今日致變之由或出於十六卦之道理有未盡焉故也又安知夫教

變之道亦未必不在於修省十六卦之道理哉臣言似
近於附會而易中九卦爻所言之道理實與宇宙間事
物無所不應焉則臣之所達亦非理外之言也卦畫及
全文俱在本經而程朱傳義所以發明者備矣今臣特
取其卦名及大象之文次第排寫而畧用臣之私見致
陳於各象之下焉伏願 殿下果就本經中本卦本文
所載之道理反覆體驗於萬機之際則或有所契會者
矣

九此十六卦震為之貞則其上體皆是本八卦也震為
之悔則其下體亦皆是本八卦也蓋八卦未嘗無震而
為八卦矣震未嘗離八卦而為震矣此可以見恐懼修

省之道無事不在無時可已何得一事一時之或放過

哉 崇禎六年十月日前副護軍臣張顯光取 進止

謝存問食物疏 甲戌正月朔日

伏以臣山野庸愚不才無學靈過一世當與草木同腐矣
猥蒙恩擢於 宣廟之朝重被異數於 聖上之化薰沐
餘澤濱死未死尚持犬馬之齒獲保螻蟻之命以至今日
者實惟 天地父母之隆德也臣之今年八十有一矣老
病俱極朝夕八土從前罔極之 恩更無圖報之路則區
區日夜之忱只是堯民之祝而已矣頃於往冬之初竊因
求言之 旨敢瀆 諫闈之下則 殿下不以為罪遂
降 溫批臣奉請感教老淚自下矣又於歲暮之辰 特

下傳教 垂仁之眷亦及於臣本道監司承命即施
寵之以存問 優之以食物是乃 九天雨露之恩
霈復加於窮巷之枯草也顧此寸草之心何得以仰報三
春之輝哉第被 洪私逢此元朔生意不萌朽骨欲髓懸
情 北闕貢誠末由竊念此日正是一歲之首閭閻愚
夫愚婦莫不有相向而私祝者焉况老臣之於 聖上豈
容無說哉殷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蓋成湯之所以自新者日躋之敬積為一德
者是也周文之所以新命者體天於穆緝熙敬止者是也
方今陽德始亨元和新暢伏願 殿下心湯文之心志殷
周之治當勉必勉當改必改盡體元居正之道修祈天永

命之德天地同化日月並光則千邪自消百硬歸德壽福
岡陵 國家盤石其為 宗社之慶臣民之福何可盡達
哉臣受 恩感激不勝伏地祝 天之私謹瀝血以 聞

辭陞秩疏

甲戌二月十七日

伏以臣猥蒙 天恩又出意外乃以 特命超陞臣資憲
階是正月十八日 教旨也此豈老臣所可得以承當哉
區區心情不但感激于 寵眷深恐損傷於 典常茲焉
不得不陳露悃悃籲達 九天惶悸伏地遙望 聽卑臣
竊以為周官九命之秩一惟義代天工法取洛數其所第
次陞躋之間莫不有公正之道真實之理所以行也雖其
未階下級非其人不可授非其序不可躡焉况至於以上

之位品乎此固人君必須致重而不敢輕用者也是故爵
命之典不出二道焉一則有以酬已往之功勞也一則有
以責將來之事務也如老臣者有何功勞於已往而當酬
哉効何事務於將來而可責哉從前在身之品秩既非涯
分恒為慙慙况此特加之超資乎若以為國家優老
之典自有舊例則竊惟優老亦有二路在野者雖無異勞
也而服勤民業年高身賤則給爵以榮之在朝者非無職
資也而既有踐歷又為齒尊則加品以優之此其常典也
如微臣者全無踐歷之勞曾帶非分之秩則欺君欺天
之罪尚在難追况何陞品之可擬哉此不惟微臣之自羞
實為明朝之一累也又不止具瞻之咸恠抑亦造化鬼

神之在上者其果不以為可惡也耶此豈臣自避濫及之
嫌哉所最惜者朝家之名器也伏願殿下不以已降
之命而疑於還收又不以一老臣之由而貽傷政典
則臣亦生安死寧始終於聖眷之中矣臣不勝感激惶
慄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工曹判書疏

伏以臣垂死未死尚迺須臾之命者實惟天地父母之
深仁也常恨老窮圖報無路又在歲初特蒙優老之典
則舍愚撫躬莫謝莫辭瞻向北闕但祝岡陵之壽
而已夏來竊聞國家大慶當前者非止一事聖上克
終居慶孝道祥禱吉事在通東宮養積德學封典降自

皇朝此皆 宗社之亨會臣民之共福凡在 日月光
 下者莫不抃悅况在 積恩隆眷之中者乎臣荒無人事
 屬負分義者久矣然而殘息且存猶未入地則不敢頑然
 恬伏於私穴須臾 國祥之前曳入 都下獲知 祥祭
 之利成 聖體之復常然後退歸則庶可以死亦無大憾
 矣乃於前月之末作氣彈力試為作勤一日之行分作三
 日之役纔抵善山村家而舊疾還作此乃瘡隨毫劇殊無
 永痊之期者也猶以 祥日未迫不敢決意停止姑擾者
 勢者旬有餘日矣今者意外 職命猥及非分其為驚慄
 又復如何哉 天眷偏隆既不以庸愚而置之又不以毫
 荒而棄之故有是 命也感激之私惶懼之勢自不敢容

說矣就竊思之隨班供職決非所能而果得致身 闕下
 一伸 肅謝之忱豈非老臣之一幸宿願之火洩也而願
 此疾勢如此轉成沈痼小無向蘇之氣脾胃失常視聽昏
 塞得踰開嶺邈如登天微情雖自切迫亦將奈何哉此豈
 非縲命雖存數窮運盡不可得以復近 天顏復接 玉
 音也耶伏願 殿下矜察老臣情勢移改本職俾得守分
 待盡幸甚身既莫進無可為者矣心猶未死口得一言則
 豈容無說於此日哉固不可以迂緩不切而敢結舌焉臣
 以為道理無窮事業難畢雖以大聖未嘗自以為聖而輟
 進益之功絕取善之路也大舜之所以為大智者都在好
 問而好察道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大

非本自以大聖又復為之好問則非有不足矣而猶未也
又從而好察通言及其察盡通言則愈非不足矣而猶未
也又從而隱惡而揚善其所以隱惡而揚善者使天下之
人不憚於不用其言而無不樂告之也至此則是焉又是
矣而猶未也又從而執其兩端必用其中於民既至于用
其中於民則此乃止於至善又無以復加者也皇極於是
乎建焉而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不惟皇之極矣夫既集
天下之善為己之善則道理其有所未盡者乎事業其有
所未畢者乎此其所以為大智而重華協于帝者也伏願
殿下留心於取善焉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况一國乎
善者固萬福之原也臣常察之古今人莫不知夫善之當

為與不善之不當為矣而能為其當為能不為其不當為
者常寡不能為其當為不能不為其不當為者常多何也
蓋以其實不知夫此善之外無他道理也順之則必成必
利必吉必福焉違之則必敗必害必凶必禍也而彼常以
此善為人世間例稱之好題目而已為焉而何必成必利
必吉必福哉不為焉而何必敗必害必凶必禍哉此乃實不
知夫必所當為與必所不當為之真的道理故常怠於為
善常不強於不為不善者也嗚呼苟不能實見得此道理
之不可易焉則誰能實用心於為善不為不善也此君子
所以貴窮理而要實功也理無不窮然後見善明矣心無
不實然後為善篤矣見善之明為善之篤而天不祐人不

順道理不盡事業不立者未之有也臣在僻巷獲聞東
 殿年來志業篤勤規前大別云今日所聞果爾則此固
 儲貳之責繼述之道已基於此矣吾東方隆治永命之大
 機已作大木已立焉矣此豈非列聖在天之陰祐 殿
 下家庭之至訓有以致之哉 殿下誠能益信此道之在
 已此理之必然因此機會作振奮礪感應敦勸文學並修
 則 宗社無疆之慶何可勝言哉然則 東殿之致孝于
 殿下者方在 東宮而已為至矣者也他日極功不須
 言矣此乃今日之大賀也臣既莫謝 恩命平生之罪又
 加於濱死之日矣而連 慶之賀祈天之懇何可以身
 在罪中而無是陳表臣之所陳便是芻蕘之通言伏願

殿下克體大舜察通之大智焉臣不勝伏地隕越之至謹
 剝瀝以聞

請停柎廟疏

伏以臣在夏間猥被意外 恩命拜承 召旨身病方劇
 莫克趨 謝負罪惶憫待 命路傍得知 恩容許改本
 職然後秋來始還本穴舊疾沉綿朝夕待盡矣其在寢食
 之頃豈敢忘 天眷哉委伏之中竊聞 國家以奉 別
 廟入 太廟事上下異見朝議不協自 上震怒久不收
 威臣雖垂死曷敢以身不預事而自安哉區區憂慮安甚
 不得不剝肝瀝血冒陳老枕臣之所憂者不但 天地之
 不交朝議之未定實恐 殿下心氣因此大傷也程明道

定性言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夫以天地力量其發於雷霆者不過暫頃未嘗踰時者若久用此氣必傷元和此自然之理也人君力量雖異於恒人久留此怒有所偏重其有不傷心氣之理乎然則今日所大憂者非為殿下一心之致傷乎若夫 拊廟事其為事雖大即不過今日之一事矣至於 殿下之一心乃國家萬機萬化之大本則一失其和其為後患者不可以一時一事而言之也 殿下一身上事業最重且大必也德帝王之德業帝王之業立經綸之道致治平之效位東方之天地育東方之萬物然後乃可 終孝於 宗廟畢責於社稷而殿下事業于以盡矣其本都在 殿下之一心焉果何

可以一時一事而徑用其情哉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乃分一心體用而言也用之和者其體必中體之中者其用必和未有用不和而體得中體不中而用能和者也今者 殿下一心之體用安得不失其中和之道哉臣恐因今日此事而致誤於前頭大事業也心若失和則見理必不能精應事必不能正理有所不精事有所未正則其為 聖德之害何但今日之一事哉臣則以為今日此事所當上下須作一心從容商確執其兩端而擇用其中然後事歸至當百世無議也臣竊思之 殿下本意惟是致至誠於所生極其尊奉之道焉則 殿下此心乃四德之元而曰仁也百行之首而曰

孝也人之所受于天者莫大於仁也人之所不可不盡者莫大於孝也今日臣民之於 殿下孰不願以仁孝為建極之本哉第觀周文王於易无妄卦辭曰无妄元亨利貞其非正有肯不利有攸往孔子之於彖傳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周公之於上九爻辭曰无妄行有眚無攸利孔子又於小象傳曰无妄之行窮之灾也蓋天下之理既為无妄則極矣若復有往反非其正而傷於理矣然則仁固是無妄之理也而其於體事不遺之際皆自有當然之則焉若為仁者或不免私意之乍拘致有絲毫之過而失其當然之則則其本雖德其事雖善而不可謂之仁也此非卦辭之不利有攸往上九之有眚無攸利者

乎又以孔子答孟懿子問孝之語觀之則孝貴無違無違者無違其禮也孔子仍告樊遲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蓋禮之過焉則反傷於孝矣 殿下之於所生所以致孝者既已盡矣而人且疑其過焉况復為之拊入 太廟則在古無可據之禮此正所謂無妄之行也欲孝而反傷於孝為仁而反害於仁此正是非幾微之際而所當致精一之界分也伏願 殿下密察焉且舉朝之皆以此事為不可者非有私意也非以為國家憂病在是事只慮其有傷於大義有言於後世而為 聖明之大累也則此莫非忠君憂國之本心也伏願 殿下平心弛怒而察之則其情可以原矣臣竊為今日此事竭其

老慮反復思之則 殿下不須以排群議抗常典必樹
太廟為致誠之地焉臣竊聞別廟與太廟相遠人情不
安神道一理今若遷排于 太廟傍近之地而奉安則
列聖有敦臨之庇別廟有密通之安 流通升降於莫覲
莫聞之中而至於隨時有事之際同用一吉則事勢便且
情理俱當此乃尊奉崇重之極致也如此而止守先妄不
利有攸往之戒則天地之常經猶全古今之通誼無變
殿下之至誠既伸舉朝之爭議亦定而我 元宗大王在
天之靈亦豈不以為安乎此無乃今日用中之道也耶臣
非不知老荒庸陋之言只瀆 天聽而已無絲毫輕重之
係也而縷命猶存不敢全無一言妄用籲達如右臣不勝

瞻 天望 極積誠抱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謝 賜藥物疏 丙子

伏以老臣濱死委伏之中頃承 天召特下 恩旨隆深
感激罔措報效無路惟思致身 闕下一伸 肅謝不計
顛仆作氣登程繞至嶺底之邑筋力已窮莫復前進遂不
免裁陳困迫之章遣子奔達旋蒙 眷批益篤賜送種種
藥物仰惟 天地父母之恩豈可得以寸草微忱輸謝萬
一其臣莫遂赴 召之願所當待罪停行之處而身疾轉
劇勢難道畔滯擐覓船還巢疾勢愈極食不近匙口不絕
呻而尚幸一息猶存未及入地者豈非 聖眷重被 御
餌是賴也臣撫躬啣 息只自感泣而已臣曾聞古人之

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於今日欲為 聖明敢有一
言未知 殿下待垂察念否且見古今天下未有朝廷不
和而國家得為國家士論不一而教化得為教化者也蓋
宇宙之間一道一理而已違此道理則人不人物不物天
不天地不地家不家國不國矣必順此道此理然後人物
得其性國家得其安天地得其位 殿下臨御已久豈不
見朝著間心迹廟堂諸賢亦豈不以此為憂方今危治世
憂 明主者未嘗不以此為 國家畢竟大憂也臣見有
此道理以來於人則善惡各為一類於物則邪正各為一
類於事則是非各為一類未聞兩善並立兩正並作兩是
並行而此道此理得其本然者矣此不過 殿下所以建

極者未盡其道而群下不得會且歸者也臣竊聞 聖明
思治勵政之誠比來益切而此風不革則恐無更化之理
也臣前疏所謂積天下之善蓄聖人之德者亦非此道此
理之外別有善別有德也此道此理無時不在無物不有
惟能君人念念而察之事事而審之則朝廷士習莫不惟
皇之極矣何患乎異者不歸於同而不一者不統於一哉
此在 殿下一念轉移之間耳臣之此言善則固未可知
矣其為道理則不可易者也臣今日有是言明日當入地
矣不得不以菴忱所嘗憂者仰贖焉伏願 聖明及覆垂
察焉臣不勝瞻 天望 辰之懇謹昧死以聞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十一

